

“一心一意”中的两个“一”字为何音调会有所不同？

希望中文学校盖城校区中文教师：谭伟



如果平时细心留意的话，你或许会发现当人们说到“一心一意”这个词的时候，其中的两个“一”字虽然写法完全一样，但它们的发音声调却有所不同。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许也并不了解其背后的原因。本文将“一心一意”为例，探讨“一”字的变调

规律。

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固定的声调和调值。然而，当一些汉语音节组合在一起连续拼读的时候，其中某些音节的调值会由于其后面音节声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也就是汉语的“变调”。换句话说，一个汉字的声调会受到紧随其后的汉字音调的影响而发生变调，即一个中文字的声调可以从原调转变成其它不同的音调。在现实生活中，“一”字和“不”字的变调现象十分常见。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一”字的声调变化规律。

汉语的声调可以分为4种，即一声(阴平)、二声(阳平)、三声(上声)和四声(去声)。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原调，又叫基本调或本调。在《新华字典》中，对“一”字只标出了它的一声原调(yī)，而未标注它的变调。所以，在《新华字典》中无法找到“一”字的变调形式。

“一”字的基本调是阴平，也就是一声。当作为序数词、单念、位于词尾或句尾时，“一”字应读原调

(yī)，即阴平或一声。例如，“第一”、“一”、“统一”、“我们应当表里如一”等。当“一”字与某些汉语音节组合在一起连续读时，则可能发生变调。当“一”字发生变调时，其声调要从原调变成二声或四声。下面谈一谈“一”字的变调规律。

规律一：“一”字位于汉语四声音节之前时要变调。具体地说，就是当“一”字位于读音为四声的汉字之前时，“一”的发音需要从原调一声(yī)变调为二声(yí)，例如，一(yí)定、一(yí)贯、一(yí)意等。注意，上述双音节词中的“定、贯、意”的声调均为四声。

规律二：“一”字位于一声、二声或三声的汉语音节之前时要变调。也就是当“一”字后面紧接着非四声音节(一声、二声或三声)时，“一”字的发音需要从原调一声(yī)变调为四声(yì)，例如，一(yì)心、一(yì)年、一(yì)点等。注意，“心”、“年”、“点”这三个字的声调分别为一声、二声和三声。

规律三：当“一”字介于两

个相同的动词之间时，应读“轻声”。例如，看一(yī)看、想一(yī)想想、读一(yī)读等。注意，“看、想、读”均为动词。

当我们知道了“一”字的变调规律之后，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一心一意”中的前后两个“一”字的声调与“一”字的原调(yī)有所不同了。在“一心一意”中，由于“心”字的声调是一声，所以根据以上介绍的“一”字的变调规律二，当“一”字位于音调为一声的“心”字之前时，“一”字的发音应从原调一声(yī)变调为四声(yì)。所以“一心一意”中的“一心”应读成“yì xīn”。反观“意”这个字，其发音是四声，因此根据上面所介绍的“一”字的变调规律一，当“一”字位于读音为四声的“意”字之前时，“一”的发音需要从原调一声(yī)变调为二声(yí)，所以“一心一意”中的“一意”应读成“yí yì”。这样就很好地解释了“一心一意”(yì xīn yí yì)中的两个“一”字为何声调会有所不同。

“一”字变调的例子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当我们稍加注意的时候，就能发现它们的存在，比如，一前一后、一好一坏、一村一户、一草一木、一年一度、一天一夜等。掌握“一”字的变调规律，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使用“一”字的变调。

总之，“一”的声调共有三种，分别是一声(yī)、二声(yí)和四声(yì)，其中一声是原调，而二声和四声则属于变调。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一”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发生变调，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多音字。学习“一”字的发音和变调规律，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和区分“一”字的原调和变调，使学生能够在日常语言交流过程中灵活运用“一”字的发音变化，同时也有助于学生了解和熟悉其它汉字的变调规律。

希望中文学校盖城校区位于马里兰州西北高中，欢迎您关注并前来注册。学校网页 <https://www.hopechineseschool.org/hcs/gb/>

美国：“家庭教育”成为新趋势

在美国，曾被视为非主流选项的“家庭教育”(孩子不进入公立或私立学校就读，而是在家庭或社区组织的小环境中接受教育)，规模正在飞速增长。

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7000个学区和家庭教育学生的数据，以及18个州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数据。这份报告涉及全美60%以上的学龄人口，是“对美国空前增长的‘家庭教育’最详尽的研究”。

数据显示，过去6年中，美国接受“家庭教育”的学生人数增加了51%。相比之下，美国私立学校入学率增加了7%，公立学校入学率

下降了4%。《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一变化并非由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疫情前，美国公共教育系统就已面临入学率下降的问题。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报告，2019年，美国有150万儿童“正在”接受“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的上涨势头仍在继续。2022-2023学年，美国有697个学区出现了“就读家庭/社区学校儿童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的情况。调查显示，佛罗里达州接受“家庭教育”的学龄儿童的数量为全美最多，纽约州接受“家庭教育”的人数增长最快。在南卡罗来纳

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达科他州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华盛顿邮报》认为，美国目前有至少190万至270万接受“家庭教育”的儿童，这给公共教育系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让孩子接受“家庭教育”？家长对课程和教育内容的不满被认为是主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在美国，接受“家庭教育”的孩子数量最多的10个学区中有9个位于佛罗里达州。该州公立学校的课程设置常被批评存在大量带有种族、性别偏见的內容。

一些家长对学校解决问题的能力感到失望。《华盛顿邮报》援引此前的一项民调指出，出于对校园枪击、欺凌和学校环境的担忧，许多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学习。此外还有美国公共教育的政治化问题。有家长称，学校在处理性别认同、黑人历史等问题上做得不够，常引发争议。

“家庭教育”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完美答案。教育专家称，这种模式会给家庭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改变家庭原有的生活节奏和习惯，教育质量也很难保证。但许多家长仍然为孩子选了这条路。在

美国加州城市坎贝尔诺克斯县学区，公立学校的入学率在过去6年中下降了16%，接受“家庭教育”的学生人数增加了80%。

种种迹象表明，“家庭教育”已成为美国教育体系新的支柱，这一变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将逐步显现。研究团队认为，美国人在教育观念上的“分裂”与美国社会目前的动荡密切相关；这个国家无法就上次总统选举的结果达成一致，也无法就抗击导致110多万人死亡的流行病达成一致，不同人群在教育理念上的分歧或许也难以弥合。



美国这个州，公立学校实施“手机禁令”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所公立高中内，数百名学生涌入校园中央的庭院。他们三五成群，有的在交谈，有的在附近打匹克球。没有谁拿着手机。对有“互联网原住民”之称的年轻群体来说，这样的场景有些不真实。

2023年5月，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签署了一项教育法案，要求该州公立学校实施“禁止学生在课堂使用手机”“限制学生在校园内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敦促学校提供“社交媒体使用指导”。

2023年秋季开学后，该州一些学校实施了更严格的措施，比如禁止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等。

对此，一部分教育工作者乐见其成。该州一些教师在接受美国采访时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们对手机的依赖增强，学生的视线很难从手机上移开；频繁使用手机导致“校园欺凌现象增加”。

“情况已经失控。学生们在课堂上互发短信，在卫生间里拍摄舞蹈视频。”佛罗里达州中学教师罗德德里格斯·戴维斯说，她对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的行为感到愤怒，常和学生斗智斗勇。

“手机禁令”生效后，教师们发现，学生和老师的互动有所增加。佛罗里达州教师基塔·麦卡斯尔称，“学生们更加健谈，课堂投入度

更高。”

学校制定严格的手机使用规则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提升学生的注意力，但也会给学生带来“被监视”的感觉。

佛罗里达州强行让学生戒掉社交媒体，犹如“控制年轻人的大规模实验”。有些学校在校园走廊和公共空间里装上了监控，还让保安人员在午餐期间巡视，没收违规使用的手机。

“（这项禁令）帮助我们在学校里做自己，而不是社交媒体上包装过的样子。”佛罗里达州学生佩顿·斯坦利说，执行“手机禁令”后，她与同学的互动更加真实了。但她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需要通过手机和母亲沟通的时候，她不能立刻用手机。失去了与家人沟通的自由让她缺乏安全感。

一些学生对“手机禁令”不满，他们无法用手机查看课表、拍照留存艺术课上的作品、在午餐时间和朋友联系。有学生说，禁止使用手机的学校“看起来更像监狱”，就连给父母打个电话也要提出申请，学校里少了人情味。

“手机禁令”正在改变佛罗里达州许多年轻人学习和生活的习惯。“你每天用来与其他人交流的设备消失了，完全与世隔绝。”13岁的佛罗里达州中学生卡塔琳娜说。

敬悼谢晋逝世十五周年暨百年冥诞

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曾任温州大学“谢灵运研究中心”主任，兼温州市谢灵运研究会副会长。因谢晋与谢灵运同出生于浙江上虞，曾多次与谢晋有笔墨往来；后来更知道谢晋乃谢灵运第42(45?)代孙子。2001年7月，温州大学假座雁荡山风景区举行第二届“谢灵运山水诗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谢晋与会，并请谢晋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谢晋(1923·11·21—2008·10·18)，浙江上虞人，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毕业。上世纪30年代，跟随父母迁居上海。在上海，他从戏曲痴迷转向电影。1938年，谢晋前往香港读书，第二年又回到上海。先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稽山中学高中就读，业余时间则到华光戏剧专科学校、金星电影训练班学习，并参加由于伶等人支持的学生戏剧活动，在多幕剧《岳云》中扮演岳云。从此与电影、戏剧结下不解之缘。

谢晋于1941年高中毕业，坚定报考戏剧学校。尽管父母坚决反对，但谢晋义无反顾地奔赴四川，考入四川

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受到曹禺、焦菊隐、马彦祥等老师的教导和培育。

1943年，谢晋主动辍学，跟随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前往重庆中国青年剧社工作，在《少年游》等戏中担任剧务、场记和演员。

1947年，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专业复学。

1948年，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毕业；同年，加入大同电影企业公司担任副导演。

1950年，在爱情电影《哑妻》中担任副导演，1954年，独立执导准剧短片《蓝桥会》，从而开启了他的导演生涯。

1957年，执导彩色体育电影《女篮五号》，该片获得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的国际电影节银质奖章、墨西哥国际电影节银帽奖。

1960年，凭借战争电影《红色娘子军》获得第1届大众百花奖最佳导演奖。

1965年，执导的剧情电影《舞台姐妹》获得第24届伦敦国际电影节英国电影学会年度奖、第12届非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

1975年，与颜碧丽、梁廷铎联合执导剧情电影《春苗》。

1981年，凭借剧情电影《天云山传奇》获得第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1986年，执导的剧情电影《芙蓉镇》获得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0届大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1988年，执导剧情电影《最后的贵族》，该片获得第1届中国电影节荣誉奖。

1993年，执导的剧情电影《老人与狗》获得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十佳影片奖”。

1997年，谢晋获得第2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1998年，获得香港(海外)文学艺

术家协会颁发的中华文学及艺术家金龙奖“当代电影大师”称号，并获得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2005年，获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2007年，获得第1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杰出艺术成就奖。

2008年10月18日，谢晋在浙江上虞下榻的酒店辞世，享年八十五。

在谢晋逝世的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均在头版或显著版面刊登了消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刘晓庆，专程自北京奔上海，并携带二十万元人民币交给谢晋亲属作为办理丧事的经费，哀痛哭奠而后北返。刘晓庆曾在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中饰演“芙蓉姐”胡玉音，获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第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谢晋导演的《芙蓉镇》获得“最佳故事片”奖。并获第2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水晶地球仪奖”(最佳剧情片)，又获第33届西班牙瓦亚·多利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和“观众票选奖”。

随着影片公映成功，拍摄地湖南省永顺县王村镇。后来也更名为芙蓉镇。谢晋导演因病逝世后，芙蓉镇举行了悼念活动，许多当地百姓都参加了吊唁活动。

为了纪念谢晋诞辰90周年，2013年，由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浙江双马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杭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和上海双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纪录片《谢晋》。

谢晋自1993至2008年辞世前，曾担任上海师大影视传媒学院暨谢晋影视艺术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建有谢晋影视艺术研究中心，该校影视传媒学院大楼的门厅矗立着谢晋的铜像。

2023年11月21日是谢晋一百周年冥诞，10月18日为谢晋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作此文纪念好友谢晋。

2023.11.15于马里兰州 陶森市

